

# 理由

宫部美雪

陈宝莲译



# 理由

〔日〕宫部美雪 著  
陈宝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由/[日] 宫部美雪著; 陈宝莲译. —2版.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1

ISBN 978-7-5442-8109-6

I. ①理… II. ①宫…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05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5-090

RIYU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1998 MIYABE Miy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CCOON AGENCY,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 理由

[日] 宫部美雪 著

陈宝莲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81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2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109-6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目 录

- |     |              |
|-----|--------------|
| 1   | 引子           |
| 5   | 第一章 —— 命案    |
| 28  | 第二章 —— 住户    |
| 45  | 第三章 —— 片仓屋   |
| 52  | 第四章 —— 邻居    |
| 74  | 第五章 —— 生病的女人 |
| 92  | 第六章 —— 潜逃家庭  |
| 121 | 第七章 —— 买方    |
| 141 | 第八章 —— 妨碍执行  |
| 149 | 第九章 —— 买房    |
| 165 | 第十章 —— 父与子   |

175	第十一章 —— 卖房
185	第十二章 —— 小妈妈
200	第十三章 —— 没有照片的家庭
216	第十四章 —— 生者与死者
237	第十五章 —— 回家
253	第十六章 —— 不在场的人
265	第十七章 —— 离家出走的人
279	第十八章 —— 綾子
296	第十九章 —— 信子
311	第二十章 —— 逃匿者
327	第二十一章 —— 投案

## 引子

平成八年（一九九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五点左右，东京都江东区高桥二丁目二门三号简易旅馆“片仓屋”老板的女儿片仓信子，来到位于同区的警视厅深川警察局高桥第二派出所。

此时，派出所的值班警察石川幸司正在为城东第二中学一年级学生田中翔子制作报失自行车的笔录。片仓信子和田中翔子都是城东二中篮球队的队员，这天信子请病假，没有参加球队训练，早早就回家了。田中翔子知道这事，因此看到信子时非常惊慌。

因为若是为了逃避练球而装病，那就不只是信子一个人的问题了，一旦穿帮，一年级队员都要负连带责任。正因如此，当信子走近派出所，注意到翔子在里面而停下脚步时，翔子感到自己的心跳几乎要停止了。在这种地方不期而遇，真是说不出的尴尬。翔子心里直埋怨：你既然要装病，为什么不装得漂亮一点？

片仓信子站在派出所入口前约两米的地方，犹豫不前。田中翔子假装没有发现她，将注意力转回到石川这边。但是信子并没有就此离去。就在翔子满心焦虑时，石川注意到了信子。

片仓屋简易旅馆已有漫长的历史。创业者片仓宗郎原为丝料批发店伙计，明治中期在马喰町挂起“片仓旅馆”的招牌，供从乡下进城采购

衣料的商人投宿。后来顺应高桥周边地区的发展，营业方式逐渐改变，战后改为专为劳工提供便宜又干净的住宿服务，直到今天。

片仓家业世代相传。如果信子或她的弟弟春树继承了这份家业，就是第六代了。不过信子的母亲幸惠无意如此，她打算在自己这一代就结束家业，为此她和婆婆多惠子争执不断。就在两个月前的盛夏时节，婆媳大吵一番后，多惠子气得离家出走，到了深夜还不见回家。片仓一家担心不已，只好到派出所报案求助。那时，帮忙找寻的就是石川幸司。

石川很早就认识片仓一家，因为片仓屋就在他每天巡逻的必经路上。他常常顺路过去看看，查问有什么异常。今天下午一点时才去过，见到信子的父亲义文，甚至还聊起前天晚上清澄路饮食店发生小火灾的善后事宜。

“信子，怎么，有事吗？”石川招呼信子。

石川的亲切语气让田中翔子很意外，她看看石川又望望信子。信子还站在派出所前扭扭捏捏。就是嘛，心里有鬼啊！翔子不觉生气起来。

“信子，进来啦！”她说，“已经泄底了，就别再躲躲藏藏啦！”

“哎呀，你们是朋友？”石川问，“泄底？什么泄底了？”

翔子说明原委，石川笑了出来。

“信子，逃学不好哦。”

“看来我们要一起跑操场十圈了。”翔子嘟着嘴说，“但是警察叔叔不说就没事。”

“不行，因为我是警察啊。”石川反驳道。

信子依然沉默地低着头。石川发现她的脸色有点不对劲。

“有什么事吗，信子？”

石川招呼着，起身出来，站到信子身旁，这才发现她紧张得微微颤抖。他迅速环视周围，然后拉着她的手臂催她进派出所。“先进去再说。”

信子低头走进派出所。近距离看信子，翔子才看出她的样子不寻常。翔子手上拿着要按手印的报窃通知单，有点紧张，慌忙说：“我的自行车

被偷了，就在图书馆那里。没上锁，一下子就不见了。”

信子没有回答，她浑身发抖，仍然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她穿着粉红色的运动服和牛仔裤，脚上踩着印有“片仓屋”字样的塑料凉鞋。信子平常最恨这种旅馆客人在附近闲逛时穿的凉鞋，不干净又寒酸。翔子听她说过好几次，知道她对这凉鞋的感觉。可是，她现在正穿着这种凉鞋……

这时，信子眼中突然涌出泪水，直直落到塑料凉鞋的“屋”字上。她下巴颤抖，慢慢抬起脸说：“周刊上的那人就在我们家——就是报上登的那人。”

信子说的是今年六月二日黎明发生于荒川区的一家四口被杀命案的重要关系人石田直澄，他是普通上班族，今年四十六岁，目前下落不明。

但石川并没有立刻明白信子的意思。他很清楚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很会钻牛角尖，小题大做。这一阵片仓家纷扰不断，信子可能是无意识地向外寻求剧烈刺激，以发泄郁积的情绪。在同事之间，石川以擅长保护和指导不良少年出名，他自己对这方面也倾注无限热忱。事实上有一个时期，他也以为自己不是警察，而是老师。

“信子，坚强点，镇静点。”石川弯身盯着信子的脸说，“那个命案的关系人不会住进片仓屋的——如果是这样，你爸妈一定会马上发现的。”

信子泪眼汪汪，不停地摇头。翔子靠到她身边，搂住她的肩膀。

“石田先生真的在我们家，”信子断断续续地说。每次一开口，新的泪珠便滴下来。“我爸妈都知道。”

“真的？”

“是石田先生要我来的，他想请警察过去，因为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不太能走了。”信子努力说到这里，大呼一口气，“他已经疲惫不堪，所以请警察过去。请你去一趟好吗？”

石川感到困惑。他挺直身子，俯视着信子，正在犹豫时，翔子突然尖声说：“警察叔叔，你去嘛。”

“啊？”



“信子没有骗你。你最好去看看，这说不定会变成你的功劳呢。”

石川犹豫地跨上巡逻用的自行车，吩咐她们稍等片刻，便骑向片仓屋。这时他还是不相信信子的话，或者应该说的不相信自己。他不相信那个极可能是一家四口被杀命案凶手的人会被他碰上。

石川离去后，信子小声说：“石田先生没有杀人。”

田中翔子用力点头。“嗯，我知道了。”

“他是个可怜的大叔。”

“我知道，我相信你说的。”

信子道了谢。

信子的确没有说谎。不久即证实，受到石川巡警保护的中年男子确系石田直澄，也因为他的现身，荒川一家四口被杀命案的谜底与黑幕终于初现曙光。

命案为什么发生？

被杀的是谁？谁又是凶手？

命案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后又留下了什么？

## 第一章 命案

命案发生当晚，大雨。

六月二日，关东地区还没有进入梅雨季节。因此那天晚上下的不是淅淅沥沥的梅雨，而是伴着强劲西风和电闪雷鸣的狂风暴雨。气象局预测，六月一日下午六点到二日凌晨之间的降雨概率是百分之八十。二日凌晨两点左右果然开始下起大雨，到了早上，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超过一百毫米。千叶县南部地区发生住宅淹水的灾害，茨城县水户市因为雷灾，三百多户住宅停电。凌晨两点二十分，东京二十三区发布大雨警报，每隔一小时通过NHK综合台播报大雨消息。

命案就在这种天候下发生，因此很难厘清案发当时的状况，也无法正确推定发生的时间，加上第一报案者无心的误导，造成初步搜查阶段现场附近的无谓混乱，使得这桩本来只要按照程序搜证就能侦破的简单命案变得诡异、复杂。

平日从营团地铁日比谷线北千住车站月台，就可以望见“千住北美好新城”西栋二十五层楼高的宏伟建筑，这一天它也慑于风雨之势，隐没在白茫茫的雨雾之中。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包含东西两栋高塔以及中央楼层共三栋的千住北美好新城，整个儿隐没在倾盆大雨之中。这时即使有人想抬头仰望命案现场西栋二十楼二〇二五号的窗户，除了茫茫水

雾外，什么也看不到。

千住北美好新城的开发计划于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推出，是某大都市银行和它旗下的不动产公司、建筑公司以及专门开发乡镇的中型建筑商联手实施的开发案。

这个计划没有收购建筑用地的的问题，也就几乎不会有一般大型再开发计划必然遭遇的地方纠纷。建筑用地的百分之八十原本是制造合成染料的日泰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占地。多年来，漆着硕大日泰商标的大烟囱是这个地区的地标。但是，居民和日泰公司之间的历史却也是抗议不断的历史。自经济高度成长期以来，住宅开发的浪潮便不断冲击荒川上游这一带，住宅区和准工业用地彼此交错，纠纷无穷无尽。噪音、恶臭、污水处理、砂石车肇事……因此，几乎没有居民反对迁走日泰公司、在原地兴建公寓大楼的计划。

不论是旧日泰公司的厂房，还是现在的千住北美好新城，都横跨荒川区荣町三丁目和四丁目。当时的町会长有吉房雄说：“我们在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年）左右就听说日泰要出售土地搬到别的地方，那家公司一直周转不顺，要继续在东京市内维持生存确实相当吃力。但是这个消息总是才起个头就没了影儿，然后又突然冒出来，随即又消失，反反复复一直没个定论。因此五十九年春天，商会荒川分会通知我们要正式召开有关日泰出售厂房占地的说明会时，我非常惊讶。”

有吉现在已经搬离荒川区，住在埼玉县三乡市，当时他在本地人称为“荣华路”的商店街经营餐饮店。荣华路是双车道，两旁栉比鳞次地开了二十二家各类商店，附近乡镇的人都来这里逛街购物，现在也一样热闹。当时日泰的员工常到有吉的店里吃吃喝喝，公司要卖地迁厂的消息也是从他们嘴里传出来的。

“以前这个问题谈不妥，是因为日泰是染料厂，大家担心土地里是否渗入什么化学物质。二十年前，江东区和江户川区不都发生了起因于土地残留重金属六价铬的骚动吗？那些地方都是化学工厂的旧址啊。”

不过，日泰公司的卖地迁厂计划实施得很顺利。买方“公园建设”是公寓大楼建筑业中的新兴势力，在这种大型开发项目上成绩尤佳，不久前才以等价交换方式将横滨市郊的老旧小区重新开发成住宅面积大一倍的新城，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而且时机也好，”有吉笑着说，“那时候恰恰是泡沫经济的巅峰期，日泰高价卖掉土地，着实赚了一大笔。”

公园建设一买下日泰的土地，立刻召集当地居民，说明已经开始实施的千住北美好新城建设计划。直到这时大家才渐渐知道，公园建设在还没完成购买日泰土地的手续以前，就已经开始收购日泰周边的住宅和土地。

“买方特别要求在解决日泰公司的土地问题以前不能走漏消息。”

由于旧日泰公司的土地在此项开发案中占有绝大多数面积，如果交易完成前，这个大规模的住宅开发计划就曝光，公园建设担心不知会招来什么样的麻烦。例如，说不定有人会来强制推销计划区外的土地，或是激起情绪性的反抗活动，等等。

“荣华路的商家之中，也的确有几个在计划区内拥有土地，后来在商店街的商会里还真的发生了相当大的纷扰。人哪，就是见不得别人发财。”

虽然有若干类似的纠纷，但是千住北美好新城建设计划是在极受欢迎的气氛下实施的。在费时三年完成工厂设备迁移、整合土地和基础工程后，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年）夏天住宅区好不容易正式动工兴建，同时推出预售房。

地上二十五层楼的东西两栋各有三百户，中央十五层楼的中栋包括管理室有一百八十五户，总户数达七百八十五户。地下专属停车场除了确保所有住户的停车空间外，另外设置二十个车位给外来车辆使用。

小区内按照法令规定，设置了绿地、儿童公园、水池及人工水道，整个儿和小区外混杂着中小工厂、商店、旧式独门独院住宅的居住区完

全隔开，感觉别有洞天。但是，小区内的绿地、公园是否应对外开放，却是一个大问题。

公园建设方面倾向于采取“不开放”措施，但是当地居民坚决要求“开放”，荒川区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也难以因应，一直没有定论。直到千住北美好新城管理委员会正式接管小区事务以后，每隔一年或半年由住户和管理委员会再拉锯一番。

除了等价交换的非预售房部分，一般预售房都在昭和六十三年八月到平成元年（一九八九年）九月的公开销售期间抢购一空。价格最抢手的三室两厅，购买时甚至还出现了一比二十五的竞争率。交房时间定在半年至一年后，也就是平成二年，那一年也正是泡沫经济破灭之年。建设方曾说千住北美好新城将是伴随泡沫经济一起诞生的住宅区，结果它的问世却与泡沫经济的破灭齐鸣。

然而，受到经济虚涨至极而破灭的残酷影响的，不只是建住宅区的公园建设，也包括即将入住新城的新住户。

“那一户本来就不吉利。”千住北美好新城的管理员佐野利明说。他今年五十五岁，命案发生以来的这五个月，他每两天都得进入无人住的西栋二〇二五号开窗透气。“小区里还有其他空房，中栋这边没有。东西两栋合计有二十二套空房，其中一半以上都已经空了一年多。但二〇二五号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的同事也都不喜欢进去，听说还闹鬼呢。”他用粗糙的手摸摸额头，笑着说，“我是不太在意那种事情，不然就不会做大楼管理员这种工作了，不过每次进到那屋里……就总是感觉不对劲。”

小区的管理工作是由住户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委托公园建设的分公司“公园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因此，佐野和其他管理员、清洁人员都是公园房屋的正式员工。

算一算，佐野入行至今也已经二十年，在人员流动率大的大楼管理业界算是老手。他说二〇二五号不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的房子不能安心住人，住户就是无法长住久安。这和流动率大不一样，要不然出租大楼和公寓的情况该怎么说呢？我说的不是这种。我的意思是，有些屋子或房子，入住的住户原本打算长久定居，却总是因为某些事情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而不得不搬走，二〇二五号就属于这种房子。”

这个说法如果成立，则整个千住北美好新城都可以说是不祥的公寓大楼小区。从住户全部入住的平成二年（一九九〇年）十月到现在的平成八年十一月底，仅仅六年时间，百分之三十五的住户换过人，而这百分之三十五中，有百分之十八换人超过一次以上。虽说总户数多，但以长住型公寓大楼小区来说，这个比例很反常。

“泡沫经济破灭后紧跟着不景气，无法如期缴交贷款的住户最多。还有，当初为了投资而买房的人，盘算落空，撑不下去只好脱手。大概就是这两种。”

西栋二〇二五号，这套大家都记得发生了多人被杀事件——荒川一家四口被杀命案的房子也不例外。有关二〇二五号的详细情况后面会提到，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命案的大致经过。

平成八年六月，时间刚刚转换为二日的深夜时分，风雨大作，雷电交加。

“那晚……刚过一点钟，我就离开了公司。”住在西栋二〇二三号的编辑葛西美枝子回忆说，“天气实在坏透了，我叫了无线电出租车。司机是个新手，不太认识路，所以我也难得没打瞌睡，专心听车上的广播——我想是气象报告吧。接近大楼时我告诉司机大门的方向。车子直接开进地下停车场，下车时我看了一下表，快两点了。我心里惦记着我丈夫是不是已经先到家，匆匆走向电梯。”

大楼里的电梯都通向地下停车场。西栋的电梯共有六部，在停车场中央，左右各三，相向而立。只要按其中一部的升降钮，电脑控制系统会指示最近的一部载客。这设备在市中心的五星级大饭店和百货公司很

常见，但是住宅小区采用的还很少。

葛西按下二号电梯的按钮后，背后的四号电梯出现反应。她转过头来看显示灯，四号电梯正在二十楼，并继续往下降。

“尽管其他电梯都是空的，任何一部都可以启动，可它们都由电脑控制，我还是得等这一部慢慢下来。尤其是晚上十一点过后采用省电运转模式，总是让晚归的我等得焦急不已。”

葛西看着雨衣和雨伞滴落的水珠，耐心等待。四号电梯直直降下，途中没在任何一层停靠。葛西心想，在这雷雨交加的半夜三更，大概是某个住户要来地下停车场。

“我不认为这种时候会有人想徒步外出。”

然而，四号电梯停在一楼。就这样，显示灯定在那里怎么也不动。

“实际上我等了不到五分钟，却感觉像是等了十分钟。我窝了一肚子火，心想，这种时间了，搞什么鬼啊！”

西栋的一楼并不是居住楼层，只有门厅、交谊厅、信箱、管理室和快递包裹收发柜台。

葛西等得不耐烦，想走楼梯上去。“可是楼梯是非开放型的，即使白天也光线阴暗，有点恐怖，我着实犹豫。”就在此时，四号电梯好不容易下到地下一楼来了。

“电梯门要打开的时候，我想说不定里面有人，就退到旁边。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里面有人。”

电梯是空的。

葛西走进电梯，正要按下二十楼的按钮时，发现脚边的塑料踏垫上有片直径二十厘米左右的红黑色污渍。那像是液体泼洒的痕迹，湿湿的，还闪着光泽。

“我立刻知道那是血。可是我不怎么害怕，心想刚才电梯在一楼停留那么久，可能就是有人要把受伤的人弄出去。”

她坐了电梯直上二十楼，走出电梯的同时听到外面隐隐传来救护车

的警笛声。她一边揣测刚才受伤的人的情况，一边快步走向自己住的二〇二三号。

就像普通公寓大楼一样，千住北美好新城也没有开放型的走廊。由于东西两栋是近似圆形的椭圆形建筑，各楼层的走廊都是环绕电梯间一圈。葛西出了四号电梯便循着反时针方向往西走，经过二〇二五号和二〇二四号才到达她住的二〇二三号。

每户人家前面都有一个专用门廊，面积约一叠大，以一道高及成人腰部的栅门和公共走廊隔开。栅门若是开着，会妨碍走廊通行，因此电梯内和一楼门厅的公告栏上，每隔几个月就会贴出布告，提醒住户要记得随时关上栅门。就在半个月前，二〇三一号读幼儿园的小孩头部撞到别家开着没关的栅门，缝了十针，因此这两天大家对栅门的开关特别注意。

可是葛西走着走着，猛然撞上了二〇二五号开着的栅门。就在栅门边的地板上，也有和电梯里面一样的红黑色血迹。

即使这个时候，葛西还未感到惊慌。

“按照我先前的想法，我以为受伤的大概是二〇二五号的人，他们等不及救护车来，急着先下去。我这么想着，随手关上栅门，就要过去。”

二〇二五号的门廊灯没开，但是正门开了十厘米左右，屋里透出灯光来。葛西小心不发出声响地关上栅门时，发现屋里有人走过那道十厘米的光亮空间。

“我真的看见人影闪过。我是没听到脚步声，但是看得很清楚。”

葛西这时看到了人影（正确说来是腿影），关于这一点究竟是她看花了眼，还是二〇二五号这时真的有人在，成了命案调查开始时的一大问题。

葛西回到自己家，发现在成衣厂跑业务的丈夫一之已经先到家。她问丈夫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没有，他说他在看电视，没有注意到。

“我一边换衣服，一边告诉他走廊和电梯里有血迹。他平常和我一



样，都是很晚才回家，可是今天十一点多就回来了。他说他一直待在屋里，只有凌晨一点时到中栋门厅的自动售货机去买香烟，那时电梯地板是干净的。因为风雨实在太大，我也无意打开窗户探看救护车停在哪里，何况大楼住宅的窗户平常就很少开开关关的。”

千住北美好新城管理公约第三十条规定，住户应使用专用的换气口换气，避免长时间开窗；阳台上严禁晒棉被。可是十楼以下的低楼层住户经常违规，管理委员会常常讨论这一问题。

这天晚上，西栋十二楼又有一户违反规定——就是住在十二楼二十五号，亦即一二二五号的佐藤义男一家。之前葛西听到的救护车就是他们家呼叫的。

佐藤一家四口，义男在金融公司工作，太太秋江，儿子博史读高三，女儿彩美读初三。凌晨两点左右，两个准备考试的儿女都还没睡。佐藤夫妻已经入睡，却被彩美的尖叫声惊醒。

“彩美的尖叫声把我惊醒。我还躺着，心想是怎么回事，只见彩美冲进房间来。”佐藤秋江说。

彩美说刚才有人从楼上摔下来。佐藤夫妻大惊，赶紧下床，冲往客厅。

彩美和博史本来在各自的房间看书。后来彩美准备睡觉，想看一下气象预报，于是到客厅打开电视。他们兄妹住的是位于一二二五号东南侧的两个房间，和父母的房间隔着走廊相向。除非经由走廊，各个房间并不相通。

这时佐藤一家的记忆有些微妙的差异，我们就以彩美的证词为主，追溯他们一家当时的反应。

彩美看完书，想确定一下天气状况再上床。就她记忆所及，这时还差五到十分钟才到两点。因为NHK电视台的“大雨特报”每隔一小时在整点播出，她看时间差不多了，就打开电视。但是新闻还没开始，电视画面是静止的天气图，伴随着轻音乐。